

· 临床经验 ·

李元文教授治疗白癜风经验浅谈

杨碧莲

【摘要】 白癜风的发病概为“内毒”、“外毒”。内毒实为肝气郁结甚,气郁化毒,治法为解郁化毒,调和营卫;外毒为环境中的各种污染,致病特点为本虚标实,治宜健脾补肾,解毒消斑;“内外毒”相合者,脾肾亏虚为本,肝郁血瘀为标,临证健脾、补肾之时,疏肝理气活血是关键。自拟解毒消白合剂,临证加减,达调理化毒之效。

【关键词】 内毒; 外毒; 解毒消白合剂

【中图分类号】 R758.4+1 **【文献标识码】** A doi:10.3969/j.issn.1674-1749.2012.02.020

李元文教授是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的学科带头人,北京市青年名医。他治疗白癜风的思路秉承于名老中医金起凤教授“调和气血”的理论,广阅古今医家经验与理论,在不断丰富和发展前辈的学术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白癜风“内毒”、“外毒”的发病机理,认为白癜风的发病是由于“毒”损血络,导致气血、营卫失和,络脉失畅而发病。治疗当以“调和营卫”为要,兼顾患者体质、年龄、诱因、疾病的分期与病程等多因素,同时紧紧联系中药的现代药理研究,自拟解毒消白合剂,取得了良好的临床疗效,兹将其辨治白癜风的经验介绍如下。

1 “内毒”说

对于白癜风的认识,历代医家多从风邪立论,以祛风活血法治疗,但疗效并不令人满意。李元文教授认为,任何疾病的发生都是内因与外因相结合的产物。从白癜风发病的内因来说,可以总结为“内毒”二字。白癜风的发病主要是青壮年,以 10~30 岁居多,占总数的 62.65%^[1]¹²⁶⁸,青壮年是这个社会的顶梁柱,承受着学习、生活和工作的多重压力,他们常常生活节奏紧张,长期熬夜,缺乏运动,导致肝气郁结,气血不和。情志不遂,气机壅滞,经脉不通,导致气血、营卫失和,久则瘀血阻络,新血不生,不能循经濡养肌肤,致局部皮肤失养,酿成白斑。李教授认为,白癜风就是一个由心所生的疾病,治疗上除了解毒调和气血,必须重视调治情绪。

中医认识与西医有关报道是一致的。如 Levite M 等研究发现精神因素可使神经末梢及表皮细胞释放神经 P 物质,该物质可促进 Th1 细胞分泌 IL-2、INF- γ ,上述细胞因子对黑素细胞具有抑制作用^[2]。

“内毒”所致病症,李教授将之总概为气郁化毒,营卫失

和证。本型发病者多为性情忧郁或者过度要强者。皮损表现为白斑色泽明暗不一,无固定好发部位,发病可急可缓,情绪压抑或急躁易怒,情绪因素可诱发或加重病情,多见于女性,可伴有妇女月经不调、痛经,经行乳房胀痛,急躁易怒等症;苔薄白,脉弦。肝郁化火者,可兼见口干、口苦,便秘,失眠多梦,舌质红,苔薄黄,脉弦数等症。本型乃是气郁化火毒为患,表现为实证、热证,治疗方法是解郁化毒,调和营卫。

2 “外毒”说

现代社会是一个空前的工业化的社会,汽车尾气、工业化的各种排放物、大量的各种洗涤品、化妆品、食物中的各色添加剂、防腐剂以及装修材料等等,还有就是严重的光污染、噪音污染以及全球气候变暖等对人体产生的直接的刺激和间接引起人体的免疫紊乱等,可以概括为“外毒”致病说,“外毒”或搏于肌肤,或伤及脏腑,致气血不和,络脉失畅,发为白斑。这与传统中医认为白癜风的外因主要受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之邪,邪侵皮肤,或外邪入里羁留,有一致性,但是李教授将这些因素概括为一个“毒”字,更形象地总结出病邪极盛而致病的特点。

赵辨等^[1]¹²⁶⁹⁻¹²⁷⁰认为:“人们由于职业或频繁使用日常生活品等原因……可诱发白癜风。白癜风有逐年升高的趋势,原因之一可能与工业上越来越多地生产、使用一些酚类化合物有关。……白癜风患者细胞介导的免疫异常。”王兴刚等^[3]发现,工人所接触的化学物质对他们的免疫功能(包括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胆素酯酶(ChE)活力、铜蓝蛋白(CP)及血液中一氧化氮(NO)含量等均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叶冬青等^[4]发现经常接触农药、接触油漆原料是白癜风发病的危险因素。Allkhatieb 等^[5]的研究表明除遗传因素外,环境等因素对白癜风的发病也起一定作用。可见,李教授所谓“外毒”的学说也有其现代科学证据支持。

“外毒”所致病症,李教授总结为气虚失卫,毒损血络证。前述有关文献中已经证实外在环境中化学物质对人体

作者单位:100078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皮肤科

作者简介:杨碧莲(1971-),女,硕士,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色素性皮肤病的中医治疗。E-mail:yangbiliandaifu@126.com

文献标引格式:

杨碧莲.李元文教授治疗白癜风经验浅谈[J].环球中医药,2012,5(2):135-136.

的免疫有损伤,因此本型的证候特点常常是本虚标实,表现出脾气不足或肾气亏虚为本之象,标实多见血瘀或湿热阻滞。治疗方法是健脾补肾,解毒消斑。

3 “内外毒”相合,久而伤及脏腑

李教授认为,“内毒”、“外毒”常常合而为病,久之则进一步伤及气血、脏腑。正所谓“邪之久凑其气必虚”,“外毒”之邪久凑必定导致人体正气虚衰,正虚不能推动脏腑正常生理机能活动,因此脏腑功能下降。此外,“久病入络”,络脉瘀滞不通,内及脏腑,外及皮毛,此及“表里同病”之意。气郁所致之“内毒”,久则肝郁乘脾,脾虚不运,气血生化乏源,无以滋养先天,乃致脾肾两虚。总之,“毒”既是邪盛为之,也包括一切对人体有害的物质,它们既导致脏腑功能失调,又是脏腑失调的病理产物,反过来它们又影响脏腑的功能,形成恶性循环。最后共同损害机体,病情缠绵难愈。临床上表现为肝肾亏虚,脾肾不足,气滞血瘀等。因此,临证时不能拘泥,需分析病情,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扶正祛邪,调和气血营卫,不可求速效。

4 治疗

针对“内毒”、“外毒”所致白癜风,李元文教授创设解毒消白合剂。解毒消白合剂主要的药物有黄芪、白花蛇舌草、当归、川芎、自然铜、紫草、红花、何首乌、女贞子、旱莲草、补骨脂、蒺藜、白芷、防风等。方中诸药,重用黄芪 120 克,白花蛇舌草 30 克,取其益气解毒之功,达到标本兼顾之效,用为君药;当归、川芎、紫草、红花、自然铜调和营卫气血,何首乌、女贞子、旱莲草、补骨脂补肾阴阳,“肝肾同源”,“肾主黑”,此处调和气血、滋补肝肾兼顾,两组药合而为臣;蒺藜、白芷、防风祛风、搜风,作为佐使药,也是继承历代医家多从风邪立论的理论基础上组方而用的。纵观全方,具有益气化毒,调和营卫气血阴阳之效。

加减:邪气盛即为毒。白癜风的“内毒”者,实为肝气郁结甚,气郁化毒,因此凡心烦易怒显著者,均需加入柴胡、郁金、白芍、合欢花、玫瑰花、栀子等清肝疏肝解郁之品;若焦虑抑郁过甚至失眠者,可用酸枣仁、夜交藤、生龙骨等安神除烦;气郁化火为毒伴见舌质红,舌苔黄,大便干结难解,甚则头面部出现疖肿等,则加大清热解毒凉血之力量,增加金银花、连翘、生大黄、板蓝根等。“外毒”所致诸症,治疗始终

以治本虚为主,兼顾标实。若脾虚明显,出现腹胀纳呆,神疲乏力,舌体胖大,边有齿痕等,加茯苓、薏苡仁、白术、党参等;若肾气亏虚,出现腰膝酸软,头昏,耳鸣等,则加桑寄生、杜仲、枸杞子、狗脊、鹿角片等。若湿热甚,伴随肢体困倦,头重,苔腻等,则加苍术、草薢、滑石、车前草等;若血瘀甚,加用三七粉、桃仁、红花、全虫、丹参等。“内外毒”相合者,肝郁所致的气滞血瘀证为标,本虚与“外毒”证候无异,临证在健脾、补肾之时,疏肝理气活血是关键,可选用香附、橘核、川楝子、天仙藤、八月札、红花、桃仁等。

现代医学认为白癜风是一种原发性、局限性或泛发性的皮肤黏膜色素脱失症,可能的发病原因及机制与遗传因素、神经精神因素、黑素细胞自毁、免疫发病学说、细胞因子因素、自由基因素、微量元素相对缺乏等有关^{[1]1268-1270}。从现代药理角度分析,方中黄芪、白花蛇舌草调节免疫;蒺藜、紫草、补骨脂、女贞子激活酪氨酸酶活性;旱莲草促进黑素细胞形成;补骨脂、白芷、防风增强光敏感;当归、红花改善微循环,自然铜含微量元素铜。

解毒消白合剂方,不管是从中医君臣佐使的角度还是结合现代药理的角度,都不难看出它有独到之处与科学性。

总之,李教授在白癜风的认识上强调一个“毒”字,治疗强调“调理”、“化毒”,辨证组方时与现代药理研究紧密结合,因此取得了较好疗效。

参 考 文 献

- [1] 赵辨. 中国临床皮肤病学[M]. 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1: 1268-1270.
- [2] Levite M. Neuropeptides, by direct interaction with T cells, induce cytokine secretion and break the commitment to a distinct T helper phenotype[J].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998, 95(21): 12544.
- [3] 王兴刚, 郑贵新, 张兆志, 等. 橡胶加工业与白癜风发病的相关性研究[J]. 中华劳动卫生职业病杂志, 2003, 21(4): 276-277.
- [4] 叶冬青, 徐元勇, 童志才, 等. 白癜风危险因素 1:1 配比病例对照研究[J]. 皮肤病与性病, 2003, 25(2): 2-4.
- [5] Alkhateeb A, Fain PR, Thody A, et al. Epidemiology of vitiligo and associated autoimmune diseases in Caucasian probands and their families [J]. Pigment Cell Res, 2003, 16(3): 208-214.

(收稿日期: 2011-09-05)

(本文编辑: 秦楠)

更正

本刊 2012 年 1 期 62 页《中国·南阳第十届张仲景医药科技文化节隆重举行》一文中, 第 10 行“包飞健撰”应为“包飞建撰”, 倒数第 4 行“是以一九 年”应为“是以一九九一年”。特向作者表示歉意。

环球中医药杂志编辑部